

读城

◀ (上接7版)

与沈认识,暗杀黄探目后,确曾付出洋五百元。当时沈称,此款系边姓赎孩之价等语。质之沈兴标供称:是日被友人邀去游玩,至北火车站。见有汽车一辆,遂同登车至愚园路,由在逃之桑福成给我手枪一支,桑等下车,从边家后门而进,未几,抱一孩出,乘原车赴闸北分散,后有孙姓给我洋八百元等语。至对于暗杀黄浦甫给赏五百元之事,沈坚不承认,经邵襄藏核供,商之义兰副领事,判被告押候备文录供详解内地官厅按律惩办。

由此案可见:一、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治安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。尤其愚园路一带还较为荒疏,虽属越界筑路地区,由工部局管辖,静安寺巡捕房也在就近,但治安较之人口更为稠密的租界核心区域,总略逊一筹,又因为这一带已有富裕鼎食之家,故常发生绑票案。虽然案破,从边家携款私了而不敢公开,证明对治安情况仍有后顾之忧。而从黄探目的复杂案中案中,发现,绑匪居然敢暗杀警务人员,足可见其胆大妄为;二、乳佣抵死护孩以致殒命,可见当时民风淳朴的一面,换至今日,比之焚烧主人一家之惨案,该抵命救主的女佣实可荣膺“见义勇为”奖,此案如曝诸网络,女佣当成为网民热议之话题;三、举枪杀人的绑匪沈兴标系绍兴人,证明江南一带并非都是风花雪月之人,除了平原稻作区的诗情画意,在浙江,还有强盗出没的贫瘠险峻山区和粗犷彪悍的海岛渔民,这正是研究江南文化的前辈姜彬先生未竟之研究。

可能是边家发生令人伤心的变故后出售了自己的地块。随后这里建起了一幢八层公寓和一幢二层西式小楼。在1930年的原始图纸中,可以看到现在“769号(洛公馆,Rosebery Court)”和“753号(江宁公寓,Rivers Court Estates Ld,据《申报》广告,当时还叫海上大楼和江上大楼)”已经清晰地成立,图纸中标示的753号八层建筑的管道设备图表明,这已经是水电齐全的非常现代的建筑。而图纸的签名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艾略特·哈沙德建筑事务所,应是有力证据。关于建筑由“现代建筑主义之父沙利文”设计的误会,不知是否因为两者的英文读音和签名接近而产生。根据沙利文(Louis Sullivan)的生卒年1856—1924年推断,1930年沙利文已去世,753号当时的海上大楼或江上大楼不可能由其设计。但因为1910年代原始文献档案的缺失,未能完全否定文首“1911年,约翰·D.洛克菲勒委托

沙利文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了现在的愚园路753号住宅。1913年愚园路753号洛克菲勒公馆竣工,当时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并没有人住过,而是作为当时美国在上海的投资家们聚会的私人会所,一时间赫赫有名”的传说。即使洛公馆由沙利文设计,它的门牌号也应该是769号靠门口的那幢2层西式建筑,但根据1910年代的建筑情况,出现这种建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另一种可能性是此地皮最初由洛克菲勒家族从中国地主手中购得,传说由此而起。将769号西式二层建筑误植为洛克菲勒家族产业的另一种可能是江上大,即至今所称的江宁大厦直至解放后两年一直是美孚石油公司的产业(二分之一,我们不知道是否此前前后两幢楼都曾经为美孚所有,临近上海解放才慢慢出售),而美孚石油无异属于洛克菲勒家族所有,传说也有可能因此而起。据薛理勇先生分析: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期间,愚园路成为“沪西歹土”,敌伪势力猖獗,大部分侨民和富裕的华人撤离愚园路,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英美侨民撤离上海,愚园路房子的产权或租住户变化较大。如今,上海对于老房子产权人或租住户的描述绝大部分是根据1945年后的采访或老房子后人的回忆,有一定水分,不能完全采信。

769号洛公馆10/12号(当时还有10和12两个分门号)1932年前的门牌号还是215号,而753号江宁公寓1932年前的门牌号则为211号。

据纽约大学顾蕾蕾老师提供的《申报》和《字林西报》等中英文报纸文献分析,769号洛公馆和753号江宁公寓所在地块在边瑞馨家族退出后,可考的新主人是犹太人托益(R.E.Toeg),托益是证券经纪公司老板。犹太老人死后一直是他太太住着,直到1940年前后才搬入753号江上大7A。托益有两儿两女。管理江上大的是托益的两个儿子David和Edmund。根据英商字林洋行出版的《中国行名录1937》(The China Hong List 1937)中的“Shanghai Street

Directory(上海街道名录)”,753号Rivers Court Apts的登记主人有Judge & Mes Milton J. Helmick等20人左右。而另有754号(可能此地块上当时还有第三幢楼)登记主人为Mr & Mrs David Toeg(应为托益的一个儿子);769号Rosebery Court的主人为Mes R.E. Toeg(托益)/Edmung Toeg(另一个儿子)/Miss Nora Toeg(应为托益的一个女儿,但另一个女儿未出现,可能是未成年或其他缘故)。

上海市建设档案馆内未存有此地块和门号的原始号址资料,通过现愚园路753号嘉春园的运营单位、警备区档案室、长宁房地局档案信息中心等单位以及热忱的朱先生和李女士帮助,我们找到了几份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。初步厘清了这一地块的一些可考历史:

关于769号(洛公馆)。在一份1949年2月上海市地政局颁发的土地所有权状上,这块“地籍”标示为法华区一图元字(玳)十三号二十七坵,面积标示为伍亩柒分式厘零毫的土地地面说明有一幢“西式二层楼房计九间”。所有权人登记为沙斐亚托克。在另一份英文证明书中有可能为沙斐亚托克代理人的英文签名,且附有英认字第56/0017号:兹证明上列英国外交部鲍尼费斯先生之签名属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理处一等秘书田健(署名)字样,时间是1956年7月18日。在时间签署为1977年11月的“签报”中说明:“查愚园路769号住宅一幢,建筑面积1059平方,地籍长宁区230号27坵。愚园路753号原产权为英侨沙斐(斐)亚托克所有。该房已于1954年6月28日移交我局作代理经租。”可见现称为“洛公馆”的小洋楼原为英侨沙斐亚托克产业。1954年代理经租,1956年估计经租人



犹太商人托益,又译多逸

▶ 今江宁大厦(原江上大)大门



签名后改为代管。只是解放前后的地籍归属有所改变。在另一份填表时间为1968年1月的产业变更通知单中,说明了该建筑自1967年12月4日起由代管更改为接管。

关于753号(江宁公寓)。填表时间为1954年7月的“产业变更通知单”中有两条重要信息:1、上开房屋原属美商美孚公司使用部分(约占全部房屋的二分之一)已经后勤油料部征用后移交本局(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)接收征用,现由静安区管理所管理,现在全部由本局接收统一管理。2、本局征用美孚公司部分房屋之记录,仍予保留不加变更,至将来如何进一步处理该处房屋容后研究确定,另行通知。根据另一份内部文献,标注为静安区50号(后改为长宁区230号)31坵,面积为5.035亩的“土地卡片”,备注中也标明“华东军区后勤油料部征用美商美孚火油公司房地产,于52.4.8前房管处接管征用”。可见八层高的江宁公寓原起码二分之一属美商美孚公司(至于其他部分是否原也为美孚公司所有,后逐渐出售,则待考),上海解放后两年即为部队征用,石油公司为油料部接管,也可谓顺理成章,得其所哉。

即使否定洛克菲勒和沙利文的传说,也并不表明这一地块两个门牌的建筑没有传奇。

综上所述,根据传说和文献档案资料,当年法华区十三号二十七坵,1949年以后静安区50号(后长宁区230号)31坵5.035亩地块的前世今生为:

769号,1932年前为215号(洛公馆,Rosebery Court)地块建筑。

1、1911—1913年,洛克菲勒家族委托沙利文设计(暂无实据)

2、美国商人们的私人会所(暂无实据)

3、军阀孙传芳属下旅长颜景崇居所(暂无实据)

4、犹太托益家族居住(1930年建造,有实据)

5、英侨沙斐亚托克(有实据)

6、好八连驻地(有实据)

关于753号,1932年前为211号(江宁公寓,Rivers Court Estates Ld)地块建筑。

1、1911—1913年,洛克菲勒家族委托沙利文设计(暂无实据)

2、美国商人们的私人会所(暂无实据)

3、军阀孙传芳属下旅长颜景崇居所(暂无实据)

4、中国商人边瑞馨家族(1925年前后,有实据)

5、国民政府飞行员公寓(1927年,暂无实据)

6、疑为犹太托益家族产业(1930年建造8层公寓,建造有案可稽)

7、有姓名者20人居住(1937年,时名江上大,有实据)

美商美孚公司(二分之一产业,有实据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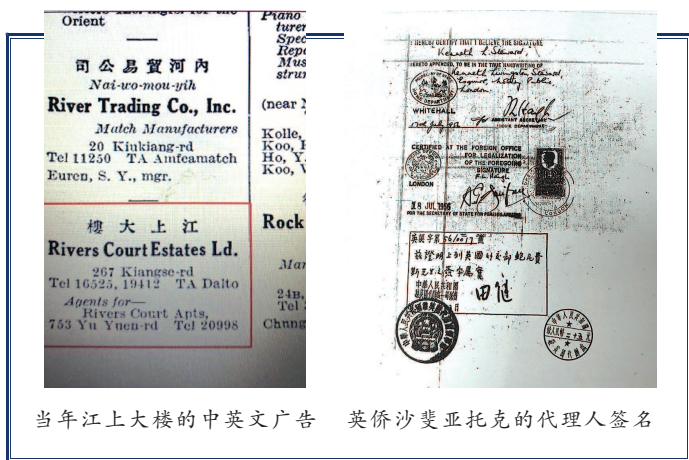
8、华东军区后勤油料部(有实据)

9、好八连驻地(名江宁大厦,有实据)

此地块上另有754号建筑物(1937年,有实据)。

打破美丽传说有些残酷,我们期待有更深入开掘的原始史料(我们的文献档案许多还处于封存状态)可以印证这些传说。如同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从神话传说到文献信史的过渡,十三号二十七坵的历史文献也有点类似夏商之间,若隐若现,似有还无。由此感喟:即便百年历史,已是如此朦胧依稀,更何况几千年前的历史,考证何其不易。所以,传说是一回事,信史是一回事,更大量的介于传说与历史、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广袤地带,供研究者们厮杀取乐,或可对上海史学者有所裨益,也未可知。

(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)



当年江上大大楼的中英文广告 英侨沙斐亚托克的代理人签名